



## 一个都不能少

□ 王军

伴随着突突突的马达声,快艇驶过太湖湖面掀起长长白浪。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太湖村社区民警蒋小峰又一次开始登岛入户走访。

岛是小岛,不足300亩,名唤焦山岛,相传吴王夫差报父仇火烧椒山而得名。“武进虽然只占太湖水域面积的3%,但管辖的水域就像是伸入太湖中的一条细长的蚂蚱腿,就是这条蚂蚱腿,圈定了太湖中的焦山岛。”驾驶快艇的网格员鲍阿大说,从太湖村的避风港到岛上有40里水路,快艇单程就需要半个小时。

但是上岛要看天气。“如果风速到了6级左右,就不适合再上去了。”今年61岁的鲍阿大是土生土长的太湖人,属于资深渔民,太湖禁捕后,他在一家公司打捞蓝藻。

太湖村曾是常州规模最大的渔业专业村。2020年10月开展退捕禁捕工作以来,这些世代捕鱼为生的渔民的生活怎么样了?蒋小峰走访得知,他们有的开起了麻糕铺,有的当起了制箱工人,小区保安,有的卖起了火锅菜品,有的做起了家政服务,有的成为绿化管护工,所有的渔民都已经适应了岸上的生活。不过,蒋小峰没有忘记焦山岛,因为那里有一对来自云南的,已经在岛上生活了20年的“守岛夫妻”。

蒋小峰说,走访辖区居民,一个都不能少。传说中太湖有“七十二峰四十八岛”。快艇驶出运河水道,最先遇到的是无锡的马山,田鸡山,十几分钟后,一个海豚脊背样的小岛出现在视线中,这是小焦山,面积只有10余亩。很快,小焦山东边露

出一个暗灰色的影子,那就是焦山岛了。

自2013年3月担任太湖村社区民警以来,蒋小峰已记不清自己多少次登岛。尤其在每年的5月和9月,岛上渔民100余户,来往船只熙熙攘攘,蒋小峰不但要维持水面治安秩序,有些鱼贩子和渔民之间的纠纷还需要他现场调解。不过,太湖的渔民很淳朴,在他的印象里,退捕禁捕前的几年里接报的警情也就20余起,大多是顺手牵羊,小偷小摸的盗窃案,还有十多个买卖纠纷。“渔民们也都好说话,住往我们和村委工作人员出来说和说和,事情也就了结了。”蒋小峰说。

码头上锈迹斑斑的铝合金板房里,守岛的徐绍华、暴雨萍夫妇已经在这里等了快一个小时。“听说你们要来,我们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在岛上这么些年,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人来和我们说说话。”见到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夫妇俩特别高兴。

徐绍华、暴雨萍都已经60多岁,面色黝黑,身材瘦削,看起来十分精神。他们老家在云南玉溪,通过朋友介绍来到雪堰,受聘于太湖村,成为一对守岛夫妻,在岛上一住就是20年。

在一片荒草和杂树中有几间铝合金板房,这是以前渔民的临时住所。那时,岛上不仅有渔民,还有很多人在岛上种果树种茶叶,所以夫妻俩守岛的任务并不轻松。他们每天都要巡逻,不仅为了防止有人偷着采摘,还要劝大家不要吸烟。岛上林木茂密,一旦着火,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在板房后面,是一排排已经废弃的自建房,里面有渔民的冷库,甚至还有废弃的小学、村民小组的办公室。“禁捕以后人越来越少,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岛上就剩下了我们俩。这么多年,最大的收

获就是这里空气好,我们身体梆梆响,最难熬的是岛上太冷清。”暴雨萍跟蒋小峰拉着家常,言语间偶尔也会蹦出一两句常州方言。如今,夫妻俩住在一幢两层的自建房里,不远处有一口水井,冬暖夏凉,清冽甘甜,用电则是靠一块太阳能板。

夫妻俩每年上岸的次数屈指可数,太湖村委会经常送一些物资过来,偶尔,他们也会上岸集中采购。“每年过年,我们也会回老家。”让夫妻俩感到遗憾的,这些年里,在老家的两个女儿始终没有能够上岛看看爸爸妈妈生活工作的地方。

岛上的手机信号还不错,夫妻俩更换了智能手机,所以这一次登岛,蒋小峰重点讲解关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一些内容。“岛上的日子很难熬,就怕你们俩闲下来,被骗了去刷单、投资理财什么的,只要中招了,积蓄就难保了,我们离得远,出警都不方便。”蒋小峰提醒夫妻俩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是陌生人要求转账、投资理财什么的一律不要理睬,实在把握不准的给他打电话。

中午11点多,蒋小峰结束了这次入户走访,夫妻俩一直陪着他走到码头,直到把他送上快艇,依依不舍地向蒋小峰挥手告别。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负责驾驶快艇的鲍阿大一边调转快艇方向,一边情不自禁地哼起歌来。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鲍阿大来说,这首脍炙人口的《太湖美》再熟悉不过了。他说,太湖退捕禁捕两年来,他是一天一天看着太湖水水质一点点变得更为清更美。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  
漫画/高岳

## 冬哥

□ 季宏林

在单位,冬哥有着明星般的魅力。这些年,他调整了好几个岗位,不论在哪个单位,大伙儿都爱围着他转,亲切地称他“冬哥”。

这也难怪,人家不仅长得帅,人缘好,而且能力强。从基层到机关,再从机关回到基层,冬哥整了一个来回。冬哥自称“我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

不管在哪个岗位,冬哥总是乐呵呵的,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有一年,事故中队一拨儿民警转岗,让原本的繁忙工作变得吃紧起来。在这个节骨眼上,领导首先想到了冬哥。事故中队警力少,警情多,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几十个警。冬哥细心勘查事故现场,耐心解答群众的咨询,处理好每一起交通事故。

有一年冬夜,二军路上一老人遭遇车祸,当场死亡,肇事车逃逸。冬哥带队细致排查,循线追踪,连续奋战3个昼夜,终将肇事者抓获,告慰了死者亡灵。受害者亲属送来一面锦旗,上题“破案神速,一心为民”。那一刻,冬哥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连日来的疲惫都不算什么了。

转任基层中队指导员后,冬哥依然干劲十足,他带领一个警组,负责辖区接处警和柘西路巡逻。柘西路是通往省城合肥的重要通道,守护北大门的安全通畅,自然成为冬哥警组的重任。疫情期间,他与队友昼夜奋战,对入境车辆和人员进行查验,筑牢疫情防控的交通防线。去年冬天,一场大雪阻断了小岭拐。冬哥与队友们冒雪指挥,引导车辆绕行,几个小时下来后,他们一个个成了“雪人”。

今年初,冬哥任襄安中队长,一副重重的担子落在他的肩头。辖区二军路是通往江浙沪的重要通道,过境车辆多,但路面狭窄,沿线集镇、村庄、学校多,有好几处“瓶颈”路段。国庆期间,冬哥暗下决心,誓破二军路逢假必堵的“魔咒”。经过实地踏勘后,他根据车流量变化,实行实名制勤务,自己带队执勤,适时调整警力,及时排堵保畅。经过警队同事的共同努力,假期未发生交通拥堵,做到了交通事故“零死亡”。

冬哥善做思政工作,平时跟队友们打成一片,与他们交心、交朋友,对每个人的思想和家庭状况了如指掌,并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每逢攻坚战,他总会做动员,鼓舞士气,并与队友们并肩作战。他还发挥新闻宣传工作的特长,给队友们写先进事迹,积极争取上级的表彰。

今年58岁的辅警王友志,说起冬哥时赞不绝口:“跟着冬哥干,我浑身都是劲儿,再苦再累都不怕。”

冬哥的名字叫李冬。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 “燃灯者”行

□ 黄喜祖

初冬的和煦阳光,暖暖的。走在狭窄的村街巷道,在东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爱心团队的陪同下,再次与部分刑事被害人及家属“零距离”接触,我窥见他们内心那曾经痛苦的创伤,在岁月的淘洗下,逐渐趋于平复,开始从过往的苦涩与阴影中,慢慢地解脱。那曾经难得一见的笑容,可以深切感受到司法为民,彰显出来的高度、力度与温度。因为他们,幸遇“以最温暖的光,温暖最多的人”这普法法“燃灯者”。

“是你们的爱心,我才有活下去的希望……”在接过一笔3万元的救助金之时,林先生的妻子含泪说出一句发自肺腑的话。

那年3月中旬清晨,寒冬尚未散尽余威,海岛的朔风顺着海洋,吹拂着街巷。喝完一碗妻子起早准备的热粥,一直在码头帮工的林先生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去渔港上工。

也许林先生当时正盼着码头上的渔船上海鲜多多,自己好多分得一些辛苦钱。然而随着“咚”的一声巨响,林先生和他的自行车被撞飞了起来,人重重摔在地上,一起猝不及防的车祸降临。

案件移送第一检察部。阅卷审查,批准逮捕,程序走完,小案检察官却陷入沉思:交通肇事者沈某某,醉酒驾驶,负此次肇事全部责任,然而他经济赔偿能力十分有限,同样是打工者,家中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而被害人林先生经医院倾力抢救,最终成为“植物人”。

□ 杨金坤

“爷爷。”在小区里散步,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喊我一声爷爷。听了这称呼,我竟有些惶恐不安,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从哥哥、叔叔、伯伯,一跃而成了爷爷呢?

总是幼稚地认为,自己还年轻,小男孩的一句爷爷,让我忽然就滋生出些畏惧来。回家以后,揽镜自照,镜中的自己,又添发灰,或深或浅的皱纹也悄悄地爬上额头,心中不免流过淡淡的哀愁,有被青春抛弃的无奈,有人过中年的酸楚,更有夕阳西下的恐惧。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前看去,枯萎蹒跚正在日益逼近,余生像是魔术师已经抖开的包袱,不会再有太多的神秘可言了。

春天的时候回了一次老家,见长寿的父亲正坐在院子里。我逗他:“您今年高寿了?”父亲看院中那棵老枣树,答道:“谁知道呢,只记得那棵老枣树一次又一次地开花。”

那棵枣树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两人共同栽种的,那时候还只是一棵不及一人高的小树,如今已虬枝纵横,树皮龟裂,部分根已经裸露出来,然而老枣树

司法为民的责任,促使检察官深入被害人家庭,详细了解案情,更着重关心家庭生活状况。当分管副检察长与检察官们带着大米、食用油、水果等物品,来到林先生家中时,看到这个原本倚仗丈夫在码头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和供给女儿上大学读书的家庭,被巨额的治疗费,身体恢复费拖累得三餐都几乎难以继,体弱多病的妻子除了照顾躺在床上的丈夫,已无力外出工作。

“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只要能借到的都借到的,都借荒了。”林妻的弟弟拿着一沓借条,哀伤垂泪。

面对这种情形,检察官们先安慰整天以泪洗脸的林妻,安慰她,希望她为了丈夫,为了女儿,坚强起来。

从林家回来,检察官王春莺马上向检察长汇报,并发动大家献爱心,捐资助困。当天,全院检察官再次伸出援手,为这个家庭捐资1000元。

为了能使这个面临困境的家庭得到更多关爱,公诉科检察官与交警部门,所在地社区等相关单位联系,县交警先行责成肇事者为林先生赔付部分医疗费用,社区伸出援手,为林家办理低保并添置了部分生活用品。检察院与县委政法委携手启动“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项目,替林先生申请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3万元,县慈善总会在检察长以及检察官的促动下,向林家伸出援手,拨付3000元,解了燃眉之急。

当公仆邂逅慈善,诠释的是司法温度,点燃这个家庭“活下去的希望”。

“一切为了人民”的阳光,照耀着“检察蓝”胸前那枚国徽,闪耀出司法温暖之光。在暖冬的高阳之下,我分明看到,那悬挂在东山县人民检察院大楼正中央的红色国徽,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 只记花开不记年

□ 杨金坤

“爷爷。”在小区里散步,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喊我一声爷爷。听了这称呼,我竟有些惶恐不安,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从哥哥、叔叔、伯伯,一跃而成了爷爷呢?

总是幼稚地认为,自己还年轻,小男孩的一句爷爷,让我忽然就滋生出些畏惧来。回家以后,揽镜自照,镜中的自己,又添发灰,或深或浅的皱纹也悄悄地爬上额头,心中不免流过淡淡的哀愁,有被青春抛弃的无奈,有人过中年的酸楚,更有夕阳西下的恐惧。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前看去,枯萎蹒跚正在日益逼近,余生像是魔术师已经抖开的包袱,不会再有太多的神秘可言了。

春天的时候回了一次老家,见长寿的父亲正坐在院子里。我逗他:“您今年高寿了?”父亲看院中那棵老枣树,答道:“谁知道呢,只记得那棵老枣树一次又一次地开花。”

那棵枣树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两人共同栽种的,那时候还只是一棵不及一人高的小树,如今已虬枝纵横,树皮龟裂,部分根已经裸露出来,然而老枣树

却依然枝繁叶茂,每年春天会开满一簇簇飘香的枣花,秋天会有圆润的大枣挂在油绿的叶片间。这棵老枣树,把岁月的积淀埋在脚下,把日月的精华藏在腹中,虽饱经沧桑,但依然透露出顽强的生命力。或许,父亲从年年开花的老枣树身上,明白了人生的智慧。

这让我想起了清代袁枚《感怀》中的两句诗:“乌啼月落知多少,只记花开不记年。”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20多年如一日,守望着那棵枣树,早披星晚戴月,春夏秋冬,跟随时令生活,看过几度花开。心中的喧嚣早已经过去,经过岁月的磨砺,他的一颗心变得慢慢柔软起来,学会了一个人静享独处的时光,心中多了一份平和与通透。

花开花又落,春去冬又来,光阴就在不知不觉间从眼前匆匆而过,如花落无声,却触目有形。父母正在老去,孩子已经齐备。我们选择生活,生活也在选择我们,每个人都走在通往老境的路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走得义无反顾,而又别无选择。在老去的路上,有的人活得胆战心惊,有的人却活得泰然若若。

罗曼·罗兰说:“人最可贵之处在于看透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人这一生,仰头是春,俯首是秋,俯仰间就是岁月。在岁月里,我们与其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还不如看一次次花开,观一场场花事,与时间和解,与自己和解,不记流年,只记取生活中那些丰盛如花朵般的细节,就很好。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 “最后一道防线”

□ 何俊

作为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能够成为一名“法院人”,这是我人生大幸。从参加工作以来,我把一些难忘的工作经历写在“爱的备忘录”里,尽管笔墨很淡,却铺满了我笑声与眼泪交织的人生轨迹。

去年国庆长假后上班的第二天,一件执行案件揪痛了我的心: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道路交通事故肇事赔偿38万元。死者陈花51岁,她的一儿一女均已成年,但父母体弱多病还需要赡养,而肇事者张向身患肺癌,无钱医治,生活困难,所驾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险,38万元的赔偿款对张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怎么办?我望着申请执行人一家,说:“请相信我,我会办好这案件的。”

不久,在我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进行第一次调解。死者的丈夫请求法院判决的38万元分文不少。张向扑通一声跪在地下说:“俺没有钱。俺罪不可赦,俺愿意把牢底坐穿……”

第一次调解就这样不欢而散。

第二天,陈花的亲友10多人齐集法院门口,扬言不执行到位就要在安乡大桥上喊冤堵桥,要到张家拆屋挖地,还要上省城上访。我苦口婆心地和死者的亲属进行沟通,死者的女儿正怀着孕,我一方面劝她不要过于悲伤和激动,一方面讲解她母亲在这起事故中也有过错;另外被执行人家庭实在是贫困。我劝导他们在38万元基础上作出一点让步,让对方看到希望,才会主动去筹措资金。通过我耐心细致的劝导,当事双方愿意接受第二次调解。

在调解之前,我几次约张向,反复说明拒不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即使坐牢后仍然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有积极主动承担民事赔偿后得到死者亲属的谅解,才有可能降低一部分赔偿金额。想通了的张向表示接受我的建议,并主动找亲友借钱,尽最大能力赔偿死者亲属的损失,争取结案事了。

不出一周,第二次调解开始。

我邀请了当事人双方的村委会主任,双方各派三名代表参加。根据双方发表的意见,在法院年终解决4万元左右司法救助金基础上,我提出了25万元的调解建议。在双方基层组织领导的劝导下,各方权衡利弊,最后达成如下协议:由张向赔偿陈花一方各项损失25万元。在签订本协议当日付10万元,第二个月内付5万元,剩下10万元在一年内付清。双方当即签字,本案终于调解结案。

如今,好多领导,昔日的同事及朋友与我一碰面,总是和我聊起现在我所做的“司法”话题。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善事”,同时羡慕我守护着“最后一道防线”,敢为当事人出手,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我虽然倍感欣慰和满足,却也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要在每一件案件中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更要为党和政府与民众之间架上一座连心桥。(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单位: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

## 你的眼睛

□ 牟伦祥

你明亮的眼睛  
习惯在漆黑的深山中  
搜寻,迷途的羔羊  
每一个路口  
点亮火把  
你慈爱的眼睛  
总是在温柔月光下  
牵扶,倾斜的幼苗  
每一声细语  
滋润心田  
你锐利的眼睛  
擅长在繁芜的卷宗里  
捉拿,犯罪的细节  
每一道法网  
利刃高悬  
你威严的眼睛  
巡视在肃穆的法庭上  
指点,害人的禽兽  
每一份证据  
直击要害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 快乐乒乓伴我行

□ 宁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喜欢上了乒乓球,算是一个乒乓球爱好者。

对乒乓球最初的记忆,应该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沈阳部队大院上小学。依稀记得校园校舍简陋,更没有什么像样的体育健身设施,我们运动和娱乐主要项目之一就是打乒乓球。教室门前的空地上,有两个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没有球网,就用砖头摆成一排代替,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排队轮流练习。球拍也是光板的,球打上去声音脆生生的,响亮无比。全班四五十人,一节课下来每人摸到拍子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几分钟。那时的我们都是初次接触乒乓球,发球就是直接把球扔在案子上打过去,俗称“磕鸡蛋”,更谈不上规范的动作。有时案子上有细小的石子,球落在上面会不胫而飞,我们称其为“天灾”,允许重新发球。经常有人动作笨拙或把球打飞了,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叽叽喳喳,欢声笑语,乐此不疲,就盼着上体育课能打上几板乒乓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乒乓球给我的少年生活带来了极大乐趣。

时光荏苒,流年似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

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育运动蓬勃兴起,全民健身人人参与。2007年7月,我从司法部监狱局调任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机关党务、纪检和工青妇等群团工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为营造迎接奥运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活跃部机关干部职工文化生活,应广大干部职工要求,2007年11月,部机关工会组织成立了部机关乒乓球、篮球、羽毛球、保龄球、网球、足球、棒球协会和合唱团,简称“七会一团”。源于多年前对乒乓球的模糊记忆,我不假思索加入了部机关乒乓球协会,也算是圆了一个少年梦。时至今日,那件胸前印有“司法部机关乒乓球协会”字样的黑色T恤衫我还保留完好。

部机关乒乓球协会人数最多,最初大概有一百多人,既有习练多年的高手,也有从没摸过球拍的初学者。那时,部机关还在朝阳门南大街6号的老楼里办公,没有专门的运动健身场地。最初,由机关工会拨

与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在同一个场馆打球而自豪。后来由于经费原因,到外边租场地渐渐少了,乒乓球协会的会员们就在办公楼的楼道里支起了几张台子,利用午休和下班后的时间打球。每到乒乓时刻,爱好者们身手矫健挥拍上阵,围观者们兴致盎然阵阵叫好,平时寂静无声的大楼里银球飞舞,喝彩声和鼓掌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常常是打球的人多,台子不够,就临时组合八人打,男双、女双、混双,各种组合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无球技,欢乐第一。我就是在那时开始“重拾球技”。

记得我的第一个球拍是“红双喜”牌的,一面正胶,一面反胶。鬼使神差,一开始我就用上了正胶(也称生胶)这一面,久而久之用顺手了习惯成自然,跟我打过球的人都说,我的球“扎网”,不好接。这也无形中成为了我的“杀手锏”。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乒乓球基本功训练,属于“野路子”出身,但怎奈熟能生巧加勤学苦练,球技突飞猛进,尤其擅长推挡防守,在女选手中渐渐崭露头角,跟男选手过招有时也能赢上几盘。于是,对乒乓球的兴趣更加浓厚,常常是下了班打几场球,小小银球上下翻飞旋转起舞,挥汗如雨间一整天工作的疲劳和压力瞬间没了踪影。那几年,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定期组织开展中央国家机关“公仆杯”乒乓球比赛,部里参赛的组织协调保障工作就由机关党委负责。作为工作人员,我曾多次到比赛场地观看各部门乒乓高手们的精彩球技,亲身感受乒乓球作为“国球”带给人们的快乐和愉悦,也更加笃定了“与乒乓同行”的信心。

打了几年乒乓球,经过不断学习切磋和练习,球技有所提高,也小有了一些比赛经验。2017年7月,我到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北戴河校区参

加全国纪检干部培训班,学员来自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和部分地方、企事业单位,在学院组织的乒乓球比赛中,我力挫群雄,获得了女子冠军,这是我人生中得到的第一个比赛冠军。记得当时面对几百名同学上台领奖,心情既激动又紧张,接过获奖证书时双手也有些微微发抖。这对于我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2017年9月之后,我先后到法律出版社和法治日报社工作。繁忙的工作之余,乒乓球仍然是减压的良方秘籍。以球会友,我结识了许多喜欢打球的小伙伴,在和年轻人一起运动和流汗的同时,我感到神清气爽,身心仿佛都年轻了许多。2022年9月,部机关工会组织开展“司法部首届乒乓球团体赛暨第二届个人积分赛”比赛活动。我报名参加了女子组个人赛和法治日报社团体赛。新建的部机关健身馆宽敞明亮,整洁舒适。开幕式上,部领导亲自到场致词并开球。比赛中,我不遗余力,发挥自如,完胜了一个对手,获得了女子冠军;同时作为法报队混合双打队员上阵,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法报队在十几个市局和单位的参赛团队中获得团体第4名的骄人战绩,并荣获活动组委会颁发的优秀组织奖。

不久前,我光荣退休了。在报社为我举办的荣誉退休仪式上,我将刻有“司法部首届乒乓球团体赛暨第二届个人积分赛女子冠军”字样和个人姓名的乒乓球拍和球造型的奖品赠送给报社社史室留作纪念。

四季轮回,人生有限,但乒乓球带给我的快乐体验和美好回忆无限。今后,我对乒乓球的热爱和情有独钟仍然会继续,伴着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日子,一直就这样快乐下去。

写于2022年12月6日